

藥城集

下



〔宋〕蘇轍著
曾棗莊校點
馬德富

樂城集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樂城後集卷之六

孟子解二十四章 予少作此解，後失其本。近得之，故錄於此。

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，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先王之所以爲其國，未有非利也，孟子則有爲言之耳。曰：是不然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，非爲利也。惟不爲利，故利存。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，故求利而民爭，民爭則反以失之。荀卿子曰：「君子兩得之者也，小人兩失之者也。」此之謂也。

齊宣王問曰：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諸？」孟子對曰：「於傳有之。」周雖大國，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。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，而以囿名焉，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。不然七十里之囿，文王之所不爲也。

孟子曰：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

其國。」小大之相形，貴賤之相臨，其命無不出於天者。畏天者，知其不可違，不得已而從之；樂天者，非有所畏，非不得已，中心誠樂而爲之也。堯禪舜，舜禪禹；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，皆樂天者也。

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，其詩曰：「畜君何尤？」孟子曰：「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」君有逸德而能止之，是謂畜君。以臣畜君，君之所尤也。然其心則無罪，非好其君不能也。故曰：「責難於君謂之恭，陳善閉邪謂之敬，吾君不能謂之賊。」

孟子學於子思，子思言「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」，而孟子言「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」；子思言「至誠無敵於天下」，而孟子言「不動心」與「浩然之氣」。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。故「不動心」與「浩然之氣」，「誠」之異名也。「誠」之爲言，心之所謂誠然也。心以爲誠然，則其行之也安。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，此子思、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。子思舉其端而言之，故曰「誠」；孟子從其終而言之，故謂之「浩然之氣」。一章而三說具焉：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，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，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。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，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，三者相須而不可廢。

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是何氣也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，氣者心之發而已。行道之人，一朝之忿而鬪焉，以忘其身，是亦氣也。方其鬪也，不知其身之爲小也，不知天地之大、禍福之可畏也，然而氣之不養者也。不養之氣橫行於中，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。於是有進而爲勇，有退而爲怯。其進而爲勇也，非吾欲勇也，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；其退而爲怯也，非吾欲怯也，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。孔子曰：「人之少也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鬪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。故孟子曰：「志一則動氣，氣一則動志。」夫志意既修，志盛奪氣，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；志意不修，氣盛奪志，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。故氣易致也，而難在於養心。孟子曰：「我四十不動心」，而「告子先我不動心」。告子曰：「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；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，可；不得於言勿求於心，不可。」何謂也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，不得之於其言，勿復求其有此心；不得之於其心，勿復求其有此氣。夫言之不然，而心則然者有矣；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。故曰：「不得於心勿求於氣，可；不得於言勿求於心，不可。」由是言之，氣者心之使也。心所欲爲，則其氣勃然而應之；心所不欲而強爲之，則其氣索然而不應。人必先有是心也，而後有是氣。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，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，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。故

曰：「志至焉，氣次焉。」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。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，言未發而衆先喻，功未見而志先信。力不及而勢與之者，以有是氣而已。故曰：「志，氣之帥也。氣，體之充也。」養志以致氣，盛氣以充體，體充而物莫敢逆，然後其氣塞于天地。雖然，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？博學而識之，強力而行之，卒然而遇之，有自失焉。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。心之所守不可多也，多學而兼守之，事至而有不應也。是以落其枝葉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不可損也，而後能應。故孔子謂子貢曰：「賜也，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？」曰：「然。非歟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」北宮黝之養勇也，曰：「吾無懼於爾也。」孟施舍之養勇也，曰：「吾無懼於爾也。」無辱，勇矣。而未見所以必勇也。「無懼」而後能必勇。故曰「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」。北宮黝似子夏，孟施舍似曾子。曾子之所自守者，曰：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憊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夫縮，入也。入，受也。自反而心受之，以爲可爲者，無憾於吾心也，則吾心囂然爲之，而吾氣勃然應之矣。孟子曰：「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，無是餒也。」「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」夫餒，不充之謂也。有行於此而義不受，則心不慊；心不慊，則氣不能充體；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。故心不能不動也，而有待於義。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？勉強而行之，則勞苦而失其真；放而不之求，則終身而不獲。孟子曰：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」夫君

子之於道，朝夕從事於其間，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；中心勿忘，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，而後獲其真。強之而求其正，助之而望其長，是非誠正而誠長也，迫於外也。子夏曰：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待其自至而不強，是學道之要也。

孟子曰：「我知言。」「設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」何謂也？曰：是諸子之病也。孟子之於諸子，非辯過之，知其病而已。病於寒者得火而喜，以爲萬物莫火若也；病於熱者得水而喜，以爲萬物莫水若也。一惑於水火，以爲不可失矣。誠得其病，未有不覺而自泣也。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，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；爲是淫放之辭者，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；爲是邪辟之辭者，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。苟能知之，發其蔽，平其陷，解其離，未有不�服者也。不�服則遁，遁必有所窮，要之於所窮而執之，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。

孟子曰：「仁者如射。射者正己而後發，發而不中，反求諸己。」夫射之中否在的，而所以中否在我。善射者治其在我，正立而審操之。的雖在左右上下，無不中者矣。顏淵問仁，孔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請問其目。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

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，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！誠必由禮，雖不爲仁，而仁不可勝用矣。此「仁者如射」之謂也。

龍子曰：「貢者，較數歲之中以爲常。樂歲粒米狼戾，多取之而不爲虐，則寡取之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，則必取盈焉。」故曰：「治地莫善於助，莫不善於貢。」貢者，夏后氏之法也，而其不善如此。何也？曰：何特貢也？作法者必始於粗，終於精。篆之不若隸也，簡策之不若紙也，車之不若騎也，席之不若牀也，俎豆之不若盤盂也，諸侯之不若郡縣也，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。古之不爲此，非不智也，勢未及也。寢於泥塗者，寘之於陸而安矣。自陸而後有藁秸，自藁秸而後有莞簟。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，足矣。方其未有貢也，以貢爲善矣。及其既助（三），而後知貢之未善也。法非聖人之所爲，世之所安也。聖人者，善因世而已。今世之所安，聖人何易焉？此夏之所以貢也。

陳仲子處於於陵，齊人以爲廉。孟子曰：「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歟，抑亦盜跖之所築歟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樹歟（四），抑亦盜跖之所樹歟（五）？」「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？若是，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。曰：否。居於於陵而食其食，非孟子之所謂不可，而仲子

之所謂不可也。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。天下無伯夷，仲子之義爲不居、且不食也。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、而後食，然則非其居於陵、食於辟纁之果污也，而不食於母、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。故曰：「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。以兄之室則不居，以於陵則居之。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？」君子之行，爲可充也，爲可繼也，然後行有類。若仲子，將何以繼之？故曰：禦人于國門之外，而餽以道，則不受。以不義取之於民，而餽以道，則受於孔子。以不義取之於民者，猶禦也，其受於孔子，何也？曰：以其非禦也。非禦而謂之禦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，則仲子之兄猶盜也。仲子之兄猶盜也，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。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，則誰與立乎天下？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，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。若仲子者，蚓而後充其操也。孔子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，而誰與？」蓋謂是也。

學者皆學聖人。學聖人者，不如學道。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，其所非而吾非之，是以貌從聖人也。以貌從聖人，名近而實非，有不察焉，故不如學道之必信。孟子曰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。居之安，則資之深。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天下之言性者，則故而已矣。」所謂天下之言性者，不知性者也。不知性而言性，是以言其故而已。故非性也。無所待之謂性，有所因之謂故。物起於外，而性作以應之，此豈所謂性哉？性之所有事也。性之所有事之謂故。方其無事也，無可而無不可。及其有事，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。知就利而避害，則性滅而故盛矣。故曰：故者，以利爲本。夫人之方無事也，物未有以入之。有性而無物，故可以謂之人之性。及其有事，則物入之矣。或利而誘之，或害而止之，而人失其性矣。譬如水，方其無事也，物未有以參之，有水而無物，故可以謂之水之性。及其有事，則物之所參也，或傾而下之，或激而升之，而水失其性矣。故曰：所惡於智者，爲其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，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亦大矣。水行於無事則平，性行於無事則靜。方其靜也，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。及其既動而見於外，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吾將何以推之？惟其有事於運行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。此性、故深淺之辨也。

孟子嘗知性矣。曰：「天下之言性者，則故而已矣。」故者以利爲本，知故之非性，則孟子嘗知性矣。然猶以故爲性，何也？孟子道性善曰：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。無羞惡之心，

非人也。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。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人信有是四端矣。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忍人之心矣。有羞惡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無恥之心矣。有辭讓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爭奪之心矣。有是非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蔽惑之心矣。忍人之心，不仁之端也。無恥之心，不義之端也。爭奪之心，不禮之端也。蔽惑之心，不智之端也。是八者，未知其孰爲主也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，性之所有事也。今孟子則別之曰：此四者性也，彼四者非性也。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，難矣。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，不可得而言也。遇物而後形，應物而後動。方其無物也，性也。及其有物，則物之報也。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，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，則謂之善。與物相遇而物奪之，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，則謂之惡。皆非性也，性之所有事也。譬如水火，能下者水也，能上者亦水也；能熟物者火也，能焚物者亦火也。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，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，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，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，可乎？夫是四者，非水火也，水火之所有事也。奈何或以爲是，或以爲非哉？孔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，是謂相近；及其與物相遇，而堯以爲善，桀以爲惡，是謂相遠。習者性之所有事也，自是而後相遠，則善惡果非性也。

孔子曰：「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故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以堯爲父，而有丹朱；以瞽瞍爲父，而有舜；以紂爲君，而有微子啓、王子比干，安在其爲性相近也？曰：此非性也，故也。天下之水，未有不可飲者也，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，或以爲塗泥。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：「雖是，亦有可飲之實。」信矣！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：「吾將飲之。」可乎？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。非性也，故也。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」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。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譬則巧也，聖譬則力也。「以巧論智，以力論聖，何也？巧之所能，有或不能。力之所嘗至，無不至也。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之行，人之一方也，而以終身焉，故有不可得而充。至於孔子，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仕而仕，可以處而處，然後終身行之而不置。故曰：「由射於百步之外，其至，爾力也，是可常也。其中，非爾力也，是巧也，是不可常也。」巧亦能爲一中矣，然而時亦不中，是不如力之必至也。

語曰：「齊人饋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」孟子曰：「（孔子）從而祭，膳肉不

至，不稅冕而行。」二者非相反也。孔子之去魯，爲女樂之故也；去於膳肉之不至，爲君也。於其君之有大惡也，孔子有不忍，行焉；於其君之無罪也，孔子有不安，行焉。曰：「上以求免吾君，下以免我。是以去於膳肉之不至。」曰：「是可以辭於天下也。」故曰：「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君子不亮，惡乎執？」必信之謂亮。孔子曰：「君子貞而不亮。」要止於正而不必信，而後無所執，否則執一而廢百矣。

孟子曰：「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天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天者，莫之使而自然者也。命者，莫之致而自至者也。天畀我以是心，而不能存；付我以是性，而不能養。是天之所以受我者，有所不事也。壽則爲之，夭則廢之。天壽非人所爲也，而實力焉，是命有所未立也。修身於此，知天壽之無可爲也，而命立於彼矣。

孟子曰：「莫非命者，順受其正。」何謂也？天之所以受我者，盡於是矣。君子修其在我，以全其在天。人與天不相害焉，而得之，是故謂之正。忠信孝弟，所以爲順也，人道盡矣。

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，而後得爲命。巖牆之下，是必壓之道也；桎梏之中，是必困之道也。必壓必困，而我蹈之以受其禍，是豈命哉？吾所處者然也。

人之爲不善也，皆有愧恥不安之心。小人惟奮而行之，君子惟從而已之。孟子曰：「無爲其所不爲，無欲其所不欲。」如斯而已矣！

孟子曰：舜爲天子，皋陶爲士，瞽叟殺人，皋陶則執之，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。吾以爲此野人之言，非君子之論也。舜之親事，烝烝乂，不格姦。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？且天子之親，有罪議之，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？

孟子曰：「形色天性也，惟聖人然後踐形。」形色者，所強於外也。中雖無有，而猶知強之。孟子以是爲天性也。有人於此，其進之銳也，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。是不然。勉強而力行之，則其進也必銳；不勝而怠厭之，則其退也必速。曷不取而覆觀之？於其不可已而已者，無所不已；於其所厚者薄，無不薄也。故曰：「仲子不義，與之齊國而不受。人皆信之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，人莫大焉。亡親戚、君臣、上下，以其小者信其大者，烏可哉？」亡親戚、君臣、上下而可，是所謂不可已者也。能居於於陵、食於辟糲而不顧，而不能

以不義不受齊國，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。

孟子曰：「不仁而得國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天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孟子之爲是言也，則未見司馬懿、楊堅也。不仁而得天下也，何損於仁？仁而不得天下也，何益於不仁？得國之與得天下也，何以爲異？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，上不愧乎天，下不愧乎人。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人能充其無欲害人心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」無欲害人心之心，與無穿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然苟將充之，則未可以言而言，可以言而不言，猶未免乎穿窬也。此所謂「造端乎夫婦，而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」也歟！

【校】

〔一〕原只二十二章，與題不符。此章與上章原緊接，今據四庫全書本分爲二章。

〔二〕「不可多也」，原作「不可不多也」，據宋乙本、宋丁本改。

〔三〕「助」，原作「貢」，據宋乙本改。

〔四〕、「五」，「樹」，原作「種」，據宋乙本、宋丁本及孟子原文改。

〔六〕此章與上章原緊接，今據叢刊本分爲二章。

〔七〕「之」下，原有「者」字，據宋丁本及孟子原文刪。

樂城後集卷之七

歷代論一 并引

予少而力學。先君，予師也。亡兄子瞻，予師友也。父兄之學，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。以爲士生於世，治氣養心，無惡於身，推是以施之人，不爲苟生也。不幸不用，猶當以其所知，著之翰墨，使人有聞焉。予既壯而仕，仕宦之餘，未嘗廢書，爲詩、春秋集傳，因古之遺文，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。喟然太息，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。其後復作古史，所論益廣，以爲略備矣。元符庚辰，蒙恩歸自嶺南，卜居潁川。身世相忘，俯仰六年，洗然無所用心（二），復自放圖史之間，偶有所感，時復論著。然已老矣，目眩於觀書，手戰於執筆，心煩於慮事，其於平昔之文，益以疎矣。然心之所嗜，不能自己，輒存之於紙，凡四十有五篇，分五卷。

【校】

（二）「洗」，宋戊本作「洒」。

堯 舜

堯之世，洚水爲害，以意言之，堯之爲國，當日夜不忘水耳。今考之於書，觀其爲政先後，命羲和正四時，務農事，蓋其所先也^(一)。末乃命鯀以治水。鯀九年無成功，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。四岳稱舜之德，曰：「父頑、母嚚、象傲^(二)，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姦。」堯以爲然而用之。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。舜既攝事，黜鯀而用禹，洚水以平，天下以安。堯舜之治，其緩急先後，於此可見矣。使五教不明，父子不親，兄弟相賊，雖無水患，求一日之安，不可得也。使五教既修，父子相安，兄弟相友，水雖未除，要必有能治之者。昔孔子論政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古之聖人，其憂深慮遠如此。世之君子，凡有志於治，皆曰：「富國而強兵。」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，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，富強之利終不可得，而謂堯、舜、孔子爲不切事情。於乎殆哉！

【校】

〔一〕「蓋」，原無，據宋丁本、宋戊本補。

〔二〕「父」上，叢刊本有「舜」字。